

# 绿地 黑羊 白鹭 花狗

杜光辉

我供职的学校位于中国最靠近赤道的海滨城市，教师村挨着郊区的土地，仅隔一道铁丝网。

我家住六楼，站在窗前，田地、草滩、丛藪、树木，尽入眼眸。终日忙于备课、读书、写作，累了就站在窗前，眺望不远的绿地。

—

绿地满目墨黛，繁生着几十种树木，枝叶茂密，成群的鸟儿在树枝上蹦跳，叽喳。绿地的草藪，高一尺，矮的半尺，羊只在草地里啃噬。这些羊只遍体乌黑，在碧绿里焕发着黑色的润光。一个女人在庄稼地里忙活，掰下成熟的苞谷，堆到地边，再回到地里，继续掰下苞谷，又堆在地边，地边的苞谷越堆越大。

黄昏时分，一个男人开着小四轮拖拉机，突突着乡村鸣奏曲，停在苞谷堆跟前。女人从地里走出，男人接过女人背的苞谷，女人帮着男人把苞谷朝拖拉机上装。不大功夫，车厢盛满苞谷，鸣奏曲再次响起，男人驾驶着拖拉机，女人坐在车厢的苞谷堆上，朝着距离我家窗户外边的农舍驶来。车后，欢着一串黑白相间的狗，这种狗统称边牧，时而跳到拖拉机前边，时而蹒到拖拉机后边，在土路上舞蹈。拖拉机停在农舍前，他们没有把苞谷卸下车，第二天直接拉到农贸市场。

不大功夫，农舍里的屋顶冒出炊烟，被不急不缓的风吹散。我似乎闻到油煎海鱼的腥香味，爆炒青椒的辣香味。

农舍外边的电灯亮了，餐桌上摆了几样简单的菜肴，夫妇两个还有一个少年，坐在餐桌旁。灯光照在餐桌上边，边牧卧在餐桌下边。女人把煮熟的骨头倒在狗食盆里，边牧嚼起骨头，发出嘎巴嘎巴的脆响。它的主人一边吃饭，一边说着家话，我能听见其声，不明其意。还能听到男人对少年的发问，少年给男人的回答，估约是父亲问儿子的考试成绩，儿子给父亲汇报学习情况。

吃过饭，女人收拾了碗筷，灯光又照在少年的作业本上，少年要在灯光下把人类积淀的知识装进脑袋。

我也吃过晚餐，牵着名叫小懒的流浪狗，在铁丝网旁的校路上溜达，走到农舍跟前，边牧就叫，很不友好，它在捍卫自己的家园。男人吼骂制止，主人是狗的司令员，边牧立即偃旗息鼓，再无一丝声息。于是，铁丝网上边传来男人的亲热，老师吃过啦？我答，吃过了，顺便又问，孩子在做作业？男人回答，我家孩子愚笨，学习赶不到前边。我说男孩智力发育晚，再过两年就好了。男人说我没有太大的指望，他以后能考上你们这个大学就满足了，吃饭睡觉就在家，能节省不少钱哩，供个大学生要花费不少费用哩！我说等孩子上大学的时候，您的收入也增加了，不会太在意那些学费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胸臆中兀然泛出感慨，这也是一种生活，不那么富足，不那么高贵，一切都那么平凡，像绿地里的一棵草，一只鸟，一棵苞谷，一片枝叶，多他们一个不显多，少他们一个

不显少，一切都那么自然，那么实在。他们思维里只有这片绿地，只有这片苞谷地，只有这间房屋，只有这个孩子，只有这只边牧。联合国决议与他们无关，阿富汗战争与他们无关，非洲维和与他们无关。外边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，他们关心这些有什么用处？

我油然想起沈从文对湘西故乡纯情质朴的怀念，想起我对秦地故土粗犷率性的思念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道，我们这些农家出身的孩子，为了逃避农村的贫穷、荒蛮、落后，使尽十八般武艺跳出农门，进入都市，又被都市里人事纠葛的复杂，竞争的残酷，世态凉热而愤懑。我们一方面拼命追求都市的物质、便利、声誉，一方面又怀念乡村的质朴、亲情，康德的“二律悖反”在我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这片绿地除了供我看书写作疲惫时临窗观景，还给我家带来惬意的凉爽。我家厨房的窗户对着绿地，热带的风吹到窗户外，绿地的树木、庄稼、丛藪，过滤了风里的灼热，送来清冽的凉爽，不需要安装隔热的窗帘。

二

学校要扩建，挨着铁丝网的绿地被征收了，大约千亩。这家农舍被推倒了，农舍的主人拿到搬迁费，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田地没人耕种，必然荒芜。掰苞谷的女人不在，拉苞谷的拖拉机不来了，边牧不来了。绿地上，树木还在，鸟儿还在。绿地照样郁葱，树木照样葳蕤，鸟儿照样歌唱，我家厨房照样不用悬挂隔热的窗帘。

这家农舍搬迁不久的一个傍晚，我还是像往常一样，牵着小懒顺在铁丝网旁的校路溜达，突然听到铁丝网外边的狗吠，那只边牧站在农舍的废墟上，对着我们表示捍卫领地的决心。我站在铁丝网上边，为它的忠诚赞赏，还为它对它的抛弃愤慨。它却不知我对它的同情，以为我们要进犯它的领地，更加坚决地给我宣示捍卫家园的决心。突然，听到一阵突突的声响，边牧立即停止宣战，向着拖拉机奔去，兴奋地围着拖拉机跳跃。男人跳下拖拉机，边牧扑到男人身上，两只前爪搭在主人肩上。主人把它抱起，放到车厢，说，咱们都搬家了，你还跑回来干嘛？

我说，狗不离故土。

男人说，狗是忠臣，我这回把它带回去，拴它一个月，它熟悉新地方了，就不朝回跑了。

新的一天的太阳升开了，落下了；海里的潮水扑来了，退下了；一个学期开学了，放假了。我老了一岁，又老了一岁；脑袋上的白发增了一根，又增了一根，不知不觉三四个春秋过去。

清晨，太阳从东边的海面上冒出，一个昼夜完成了交替。施工队开进了绿地，五六台挖掘机，吊机，把连片的树木拔掉，推倒，把干枯的苞谷碾压烂。鸟儿哀叫着逃离，小兽狼奔兔突地逃命。不到三天时间，千亩绿地上的树木、庄稼、丛藪，全部倒下。人类在现代化工具的帮助下，摧毁这些完全可以用摧枯拉朽形容。倒下的树木、庄稼、丛藪，很快就干枯、焦黄，被附近的农人拉

走，成了做饭的燃料。

太阳照在赤裸的土地上，又折射到空中，增加了空气中的灼热。我家窗户失去绿地的庇护，热浪扑进，温度剧升，不得不安装窗帘隔热。

草木伐去了，土地平整了，应该施工了。一个月圆月缺过去了，又一个月圆月缺过去了，一个四季轮回过去了，丝毫未见施工的动静。

一天中午，妻子在厨房忍受不了酷热的蒸烤，说，他们把树木砍伐了，土地平整了，怎么还不施工？

我说，操心不该我们操心的事情，吃力不讨好，脑袋里养罗非鱼的人才干这件事情。

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，又有一批人来到这片土地上。我站在窗前，看到他们把粗不细的黑色皮管一排一排按间隔距离摆好，把水从外边接进来。汽车拉来树苗，草皮，在空地上栽树种草。很快，皮管里冒出细细密密的水线，喷到空中，映出彩虹，降落到刚栽的树苗草地上，名曰自动灌溉。

妻子问我，他们把树木草藪砍伐了，又跑来种树栽草，钱没处花了？我和她一样是普通教师，阐述决策像罗斯福讲哥德巴赫猜想，没办法给她回答。

皮管喷出的水雾不到下午就停止了，水雾没有了，彩虹自然没有了，地皮没有湿透。后来听人说，安装水管的施工队拿到施工费就撤走了，灌溉的经费没有下拨，灌溉就必然停止。

我还是像往常一样，看书写作业本，就站在窗前眺望这片土地。恰逢旱季，人们刻意栽下的草皮枯萎了，树苗烤焦了，这片土地仍然难见绿色。

土地应该有生命，没有林樾、草藪、庄稼、树木、鸟兽、农人，如一具摆放的干尸。

三

人们刻意种植的草皮树木难以成活，野生野长的草木却顽强地挣出地面。最早发现树木复活的是妻子，我正在写作时，她站在窗前给我说，快看，有棵树从地里钻出来了。我跑到窗前，看到一棵被推倒的树，竟然冲破土的覆盖，露出大半个树冠，给空旷的土地带来一枝绿色的生命。又过了几天，又有一棵树冲破土的覆盖，又给空地带来一枝绿色的生命。

台风袭来，要把天地刮得颠倒过来，把南海的水全部倾泼到海岛上。七天七夜之后，风停了，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天地六合被狂风暴雨洗涤得没有一丝脏污，满目洁净。我又站在窗前，极目眺望，发现这具干尸复活了，地面上铺满碧绿，还钻出几株树的嫩苗。一天过去了，又一天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碧绿竟有了小半尺高，最早从土里挣扎出来的夜灯，有了很大的树冠。羊只来了，边牧来了，男人来了。他家的土地被征用了，他改做牧羊维持生存。

男人在绿地上面，搭建了一个棚子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女人出现在棚子里外，棚子的上空冒出乳色的炊烟。鸟儿归来了，在蔚蓝和碧绿间飞来飞去，累了，就降落在树冠上，叽叽喳喳地歌唱。



卢云龙

己是强悍的北方人里的南方人。就是这种文化认同，同一个地方，它处于文化上的认同不一样，就感觉特别不一样。”

——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的谢有顺，近年来致力于文艺评论，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、中国文艺理论学会、中国小说学会的理事副会长、茅盾文学奖评委。著有《活在真实中》《先锋就是自由》《从俗世中来，到灵魂里去》《文学的常道》等20余部。在《文学评论》《文艺研究》等刊发学术论文300多篇。曾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、冯牧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奖项。

从百度文库中搜索的情况看，谢有顺基本上没有散文作品，即使获得“冰心散文奖”，也是他的《中国散文二十年》作为理论类作品入选的。他在2009年来安康时，曾写过《安康，一个可以安放记忆的地方》的散文发表在《安康日报》上。文中写到：“安康的美，有一种纯净和健旺，我想是自然与人文的深度交汇，才孕育了这个诗意的之地，梦想之地。我羡慕在这里生活的人，并诚挚地祝福他们……”“看着汉江水流满的景象，我很有感触。一个城市，有这么大一条江滔滔不绝，日日如此，穿越整个城市，滋润灌溉一个地方的人，这是幸福的事情。一个地方有山有河，是求之不得的一种好的环境。”这种散文，还是外地人来写好，恐怕也只有外地人写得出来，许多事，像是近日流淌的汉江，我们司空见惯都有些麻木了，反而写不出来也写不好的。

——对于散文爱好者来说，王宗仁这个名字则当是如雷贯耳的。他是陕西扶风人，笔名柳山。是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、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，曾任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，国家一级作家，以散文创作为主，著有《传说噶尔木》《雪山无雪》《情断无人区》《苦雪》《拉萨跑娘》和《藏羚羊晚拜》等代表作品56部之多。《藏地兵书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其中《女兵墓》《藏羚羊晚拜》《拉萨的天空》等散文被选入中学和小学语文课本数十年。

2007年6月，王宗仁在赴安康采风时创作了《旬阳的夜灯与山歌》这篇散文。从文中看出，作者是在晚上到旬阳：“通城闪耀着熟悉而陌生的灯，山歌，旬阳人真会用装灯扮生活，有的灯串在灯泡，有的灯挂在空中，有的灯流在水面，有的灯还藏在草丛。它们是太阳洒下的无人收割的颗粒，却不会自生自灭……灯，诱惑着我

们夜看山阳。这是上苍特地为山城创意的这样一个山水相依、阴阳回旋的玄机么？城南清溪清江自西向东顺流直下，汇入长江。城北悠悠自河向南环绕，流进汉江。我与朋友踏浪漫步旬河一侧，撩拨我们的还数那些灯。”

一篇作品的美能“说尽道绝”，说明它没有“美到绝处”；一篇作品满身的绠罗绸缎，华丽无比，说明它“美得苍白”。王朝闻认为一种新型的中和之美即是“不全之全，意在言外，多样统一，有中见无，含而不露，将到未到，夸而有节，贵乎反丰，言不尽意，脱形取神……”同样姓王的宗仁先生在这篇美文中将“脱形取神”的手法用到了极致。在作者把旬阳的夜灯赞美不休后，在一酒家，作者听到了旬阳民间小调《兰草花》：“兰草花，兰草花儿不会开在高山陡石崖。叫了一声驴，叫了一声妹，带妹一把上花台。”就两句歌词，但是缠绕在兰草花枝枝蔓蔓中的那些男女挚爱，却那么丰满。作者在了解了《兰草花》的传唱发掘及歌词背后的故事后写道：“灯里花开，灯里花落。贴着灯光的脚步，告诉来旬阳旅游的人，幸福能随时降临，笑声会随时决堤，奉献要随时出发。”“今天平平常常，今天实实在在在。旬阳人印象中每天都一样，在埋头生活，抬头看天。可是我们这些来自京城的自称很完整的人，在这个遥远的山城被歌声融化了棱角，或者说虚幻的傲气，心甘情愿地陶醉了。”至此，作者圆满地完成了散文艺术美的“中和”作用。

也许同是陕西人的缘故，近十几年来，王宗仁对安康的散文作者多有关爱与提携。先后为赵攀强、李爱霞、郭华丽、温洁、卢慧君等人的散文集作序推荐，也算是为安康的散文发展助力呐喊、高唱赞歌了。

——1962年出生于陕西省铜川耀县农村的安黎（本名安双朝）从乡村到县城，又到省城西安，现为《美文》杂志社副主编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控窄》《小人物》《时间的面孔》，散文集《丑陋的牙齿》《在路上走》《我是麻子村村民》《与故乡握个手》，小说集《丑脚》《踩过故乡路》，诗集《走进人的丛林》等，是一位多产的、且能创作不同类型文学题材的作家。近些年来，他多次组织相邀著名作家来安康采风写作，留下不少散文佳作，仅平利他就去过三次。这在他的散文《山水是风景，人亦是风景》（刊发于《安康日报》2015年8月6日）中亦有表述。

作者在这篇2500字的散文中，用尽优美的词句赞美平利以及平利的人。“平利县位居陕南之南，是北方的南方，南方的北方，它像一个挑

干尸复活了，活得朝气蓬勃，有滋有味。

我更喜欢站在窗前欣赏这幅富有生命气息的山水图；远方是墨绿的山，起伏伏地延伸到海边。不远的地方是落笔洞，一座孤独的山岭里有座石洞。一万余年前，我家居住的地方，棚子搭建的地方，还是一片原始森林，生存着难以计数的鸟兽。先祖们在这里狩猎，攥着石块、举着木棍，包围了猎物，或者捕获一只坡鹿，或者捕获一头野猪，就在距离我家不远的石洞外点燃篝火，把捕获的猎物架在火堆上烧烤。男人，女人，大人，小孩，围着滋滋冒油的兽肉，想着马上就可以填饱饥饿的肚皮，得意到极点，就欢呼，就蹦跳。这个欢呼就是现代歌唱，这个蹦跳就是现代的舞蹈。

现代人整天为生计奔波，找工作，评职称，还房贷，还车贷，住上100平方米的房子，还想去200平方米的房子，眼睛还盯着带院子的豪华别墅；开了上国产豪车，还想开进口豪车，公路上还跑着法拉第跑车；穿上了国产名牌，还想穿国际名牌，免税商场里还有爱马仕和LV；拿着4G手机，想着5G手机，专卖店里又要推出6G手机。拿上了50万年薪，还有人拿500万年薪。人们像个螺旋，被欲望的皮鞭抽打得飞速旋转，头昏脑胀找不到南北。屁股坐的不是办公桌椅的转椅就是驾驶室里的坐垫；整日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，奔波在高速公路之上；搭波音的在万米高空颠簸，航浆在谈判桌上旋转。这些欲望只能从自然和社会里索取，索取不到就掠夺。

我感悟到，这里的每一株树，每一棵草，都蕴含反思性，给予我们享受大自然的同时，还让我们反思人类的罪孽，浇灭贪得无垠的欲望之火，拯救我们自己。

到了二十一世纪，先祖的后裔进化到我们这代。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，毁灭了原始森林，赶跑了鸟兽，人类独大，纵欲把自己推向大自然的公敌。

若千纪后的人类，评价我们这几代人的作为，会涌出多少抨击的文字？

其实，现代作家已经有了抨击的文字，祝勇曾经写下：“比如登月、填海造陆、武器不断升级……人们总是有很多理由，把这个时代的不当说成正当，把无理说成合理……”。王开岭说：“20世纪中叶后的人类，正越来越陷入此境：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，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夺及毁灭大自然的成就。可别忘了，连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！”

蔚蓝的苍穹上，飞来几只白色的鸟儿，在绿地上空盘旋。男人的目光追逐着白鸟，女人的目光也追逐着白鸟。羊只停下吃草，看围绕它们盘旋的白鸟。男人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女人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生怕惊动了白鸟。羊只把白鸟警惕了一阵，见它们没有侵犯自己的动机，就不再警惕它们，继续啃噬青草。白鸟降落了，落在羊只旁边，羊只边走边吃，白鸟跟着羊只走动，有几只竟站在羊只的背上，羊只心甘情愿地充当它们的坐骑。边牧跑到白鸟跟前，白鸟扑棱着翅膀飞起，飞高一丈多高，落在不远的草地上。边牧再跑过去，白鸟再腾起，又落下。连续几次，白鸟

见异类只想和自己玩耍，没有伤害自己的企图，就不再搭理它，继续和羊只作伴。寂寞的边牧得不到白鸟的响应，无趣地四下张望，看到一只跑远的小羊，吠叫着跑过去，把情绪发泄到小羊身上，吓得小羊转身跑回母亲身边。

男人看着黑色的羊只，白色的鸟儿，黑白相间的狗儿，看得有了情趣，就跑进窝棚，取出笛子，吹奏起来。笛声悠扬，起伏跌宕。女人在听，羊只在听，白鸟在听，边牧在听，我也在听。

我在网上搜索了这些白鸟，名曰白鹭。我渴望近距离欣赏它们，如果走近它们，必然会惊吓它们。这些年里，多少生灵把人类视为天敌，人类确实祸害了这些生灵。

我想起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文字：“在欧洲的一些公园，常见一种架在草坪上的望远镜，名字叫望鸟镜。贴上去，游客能仔细欣赏远处树上的一举一动，鸟雀却毫无惊扰……”

我找出几年前在新疆同手手买的10倍俄罗斯军用望远镜，一下就把几十米外的黑羊、白鹭、边牧，拉到眼前，清晰地看到黑羊眼里透溢的温和和友好，白鹭眼里透溢的信任和安全感，驼负白鹭的羊只小心地迈着脚步，生怕颠簸了背上的鸟儿；地上的白鹭迈着悠闲的细腿，毫不警惕地走着羊只的旁边；男人吹着笛子，女人跟着男人，走到距离白鹭不远不远的地方停下脚步，却没有停下吹奏；边牧站在主人身前，看着黑羊、白鸟，给它们摇动尾巴，尾巴是它表示友好的旗帜。

一天下午，五点多种，我又站在窗前，看草地，看树木，看鸟儿，看羊只，看白狗，看边牧。突然，五个孩子挥舞着树枝向白鹭冲去，那些站在羊只背上、漫步在羊只旁的白狗，惊恐万状地腾起，向在晚霞的深处逃去，很快就没有了踪影。

白鹭信任羊只，信任人只，羊只和犬只对它们都是善良的。白狗不信任人类，包括人类的孩童，因为人类捕捉过它们的同类，饕餮过它们同类的骨肉。

我胸腔里弥漫出对人类的恨意和无奈，浓稠如冬季北方城市的雾霾。人类对于自然界，什么坏事没做过？

我拿着望远镜，在草地的人口截住归来的孩子，给它们说，你们把白鹭赶跑了，它们要是不回来，谁都看不到它们。

孩子说，它们想看得更清楚，还没跑到它们跟前，就把它吓跑了。

我说，我把这个望远镜送给你们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只能用望远镜看它们，不能再走近它们。

果然，孩子们放学后，拿着望远镜，隔着铁丝网，瞭望白鹭。

毕竟，这块土地征用了，或许一个月，或许两个月，或许半年，只要资金到位，肯定被钢筋水泥覆盖。野草、树木、羊只、边牧、必定消失。毫无悬念，它们的生存空间更加逼窄。我想到形容人类贪婪的成语，欲壑难填！我在书里读到这样的文字，等到一些东西永远消失不可重复的时候，才能显出它的珍贵。（本文原载于《黄河》（双月刊）2023年第5期）

淋漓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，二十多年前就被笔者收编在《安康风情》一书“风土民情”辑中的首篇，这次又经笔者推荐上了《文化名人看安康》一书。

“白驹过隙，一晃快四年了。回想历历旬阳时的种种情形，细节都不清晰了，脑子里浑沌成一个大概。好在经文章不锈锈花或造仪器，不能有丝毫的马虎——浑沌恰是一种‘天态’，而‘天文合一’，或许更贴近艺术的根本，像粗放浑沌的茂陵石雕那样。”（这段“导语”，体现了散文写作中具有“模糊美”的特质。“模糊”不是“糊涂”，不是来源于思想认识的混乱。相反，散文的模糊美来源于生活深层的真实，来源于形象及形象的丰富内涵——形象大于思想——“模糊”是更高意义上的准确。）于是，作者在进行上段开场白似的“导语”后，以“喝酒”“吃饭”“逛山”三个小标题，回忆起他在旬阳采风时的见闻与感受：拳划得地动山摇，杠子打得鸡飞虎跳，这是旬阳人的喝酒、酸辣香、长筋光，还没吃够嘴，舌头底下就水汪汪，这是旬阳人的吃面；过了河，就上山，河是山夹出来的，山是河割出来的，到旬阳逛山也有情调。

——对散文作家孔明（本名张孔明，陕西蓝田人）而言：“此后经年，只要提起岚皋县，我必然肃然起敬。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，竟然还有那样的去处，那样的百姓。”“这是因为我，有一年初秋，孔明一行三人去岚皋县想游南天宫，天蒙蒙亮，走到街上，天阴沉沉的，还滴雨星，碰到一位卖菜的老农，就问：下得了雨不？老人说，游南天宫的吧？放心去，下了雨，他们相信了老人的话，决定按计划上山：“雨雾迷蒙，我们一路走，一路祈祷，渐渐地云收雾散。上山到顶，天蓝如洗，云白如棉，红日也甚是可爱，就感恩那位卖菜的老农，亏了他，我们才没有打退堂鼓。”作者在这篇散文《岚皋人》中详述了他们上山经过的村庄，有人指路，有人送茶，还有人带路给他们唱山歌，甚至吃了一顿饭，最后又遇一老农取出手灯让他们照明的过程。从文中看，这次游南天宫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笔者也是在那个时段徒步登了一次南天宫，回安康后连续写了《上山的心情》《看景》《山月》《忧伤的枇杷花》《笔架山小记》5篇散文，由于当时未通车，孔明所述，笔者是有过感同身受的。

孔明是安康的常客，几乎两三年就要到安康观光采风一次，几乎每次到安康都留有散文佳作。他到过安康的汉滨、平利、镇坪、岚皋、紫阳、陕陕、石泉、汉阴等县区，也写了《平利之美》《“女娲牌”平利》《一品紫阳醉浮生》等诸多散文，也基本公开发表在了《安康日报》上。作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、编审，以创作抒情散文擅长的散文作家，目前他已出版了《说爱》《谈情》《红炉白雪》《当下最美》《我岭上》《书中最相思》等散文集。另有《贾平凹妙语》《风从千里来》等6部点评本行世。（连载二十四）